

蘇聯文學叢書

金色的布拉格

龔察爾·作 朱葆光·譯

格拉布的色金

譯文俄自光葆朱·作爾察龔 A.



蘇聯文學叢書

7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大登里246, 256號

ЗЛАТА ПРАГА
АЛЕКСАНДР ГОНЧАР

一九五〇年五月
一九五一年二月再版

1--2000
2001--4000

翻譯本有著作權
每冊售價民幣九千元

偉大的春天來了。

地平線擴大了，白晝越發長了。每前進一公里，太陽就烤得越發厲害，彷彿戰士們更接近了太陽。進攻採取了更為激烈的步調。思想狹隘的地形圖只適用幾個小時。這些地形圖是上級參謀部發下來的。它們幾乎跟不上進攻的部隊。

兩天兩夜的工夫，薩米耶夫團一面戰鬥，一面前進，已經從格羅納河到了尼特拉河，並且在新堡這個小城市附近強渡尼特拉河。進展快極了，所以戰士們讀到解放新堡的斯大林賀電時候，他們已經離開尼特拉河幾十公里而到達斯洛伐克屬多瑙河底第三道支流瓦格河了。

太陽炙晒的道路通往斯洛伐克腹地。戰士們的外套乾了，好像鳥翼似的那麼輕。

也許因為薩米耶夫團在行進中迎到了春天，戰士們都心裏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彷彿從他們身上，從他們進攻底步調上最能瞭解時間了。他們強渡已經解凍的寒冷的河流，他們在炎熱的行軍中喘息，他們前進得越急，春天似乎來得越快。

期待已久的四月道路的塵埃呀！這種塵埃今年第一次在我們頭上飄蕩。這不是一九四一年使我們我們眼睛的塵埃，這不是在烏克蘭酷熱的草原裏毒害我們的塵埃！那是摻雜着我們自己房舍底可怕的烟燻的痛苦底難受的塵埃，然而現在的這種塵埃——金光燦爛的，輕快的，四月的塵埃！——隨着你的強壯的羽翼飛騰起來，它預示着偉大的充滿陽光的春天。它是行軍底情感激烈的旅伴，它似乎已經帶上了勝利底味道。

「真怪！」被塵埃弄成灰色的馬科威向布拉然科，如是嘆。「雖然滿牙是土，可是真愉快！」

「愉快倒是愉快，然而我担心這兒要鬧旱災的樣子！」

他們騎着馬在追擊砲連運輸車後邊走着。周圍是多腦河兩岸肥沃的平原。遠遠什麼地方有個孤單的斯洛伐克人和一隻犛牛。返回西方的太陽底光線在遼遠的一片湖水裏反射跳動。成羣的白鵝已經在去年的蘆葦上飛翔了。前邊的路上擁擠着軍隊。在揚起的煙塵裏可以看見一幅大車，騎馬的，和載重汽車的素描。成百成千的新月形的銀色蹤跡在陽光裏閃耀着。砲兵坐在砲架上靜靜地搖擺着。落在後邊的追擊砲手隨着「卡秋莎」，挾着大雷雨，一個跟着一個走。

行軍底嘈雜聲吵醒了馬科威。他彷彿從一個大的快樂的管絃樂團裏飛了一遭，他是這個追擊砲連的黨。他想唱。

「羅曼，我在加蘭這兒見了多麼好的姑娘呀！」

「哎，馬科威，馬科威……你等着個棍罷。你等着上士的責罵罷。我們全連的人都出動去尋找你……」

「我已經向上士報告了。……他把我大罵一頓，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小伙子，這幸虧不是作戰時候落隊呀。」

「作戰時候落隊，那我不成混蛋了麼！但是那兒的姑娘多好啊！羅曼，你應該看看呀！」這個電話員愉快地噠噠起眼睛來，搖晃着頭。

「啊，那些姑娘！」

今年春天，青年的陶醉在馬科威底血裏發酵了。這個青年對於隨便一個通過籬笆送給他一罐水或者從窗子裏偷看時候羞澀地笑了一下女郎都發生愛情。

「你要當心別讓那些美女弄得神魂顛倒呀……」

「羅曼，斯洛伐克女人和匈牙利女人多麼美呀！她們怎樣從教堂裏出來，怎樣在街上瀟灑地走——你看一看，真是一種眼福呀！她們的頭巾是鮮豔的，襯衣又短又圓，好像箍在身上。她們穿着美麗的鞋在行人道上走，把一本小小的祈禱書緊貼在胸前，她們的三角頭巾向我噓哩噓哩作響！同時她們的鞋也叮叮作響……我跟他們並排走，我欣賞她們。『瑪露辛娜！』我喊她們之中

最好看的那個。她向我微笑，她在一個邊門站住了。

「『我不是瑪露辛娜，我是伊林佳！』」

「『啊，雅林佳！噢，』我說。『我說，我想看看當你在街上走路時候你身上的什麼東西變得這樣好聽呢……把你的叮叮的聲音給我看看！……』那時她看着我——而且是怎樣地看着我呀！她笑着舉起她的美麗的鞋來。啊，羅曼，你心裏要怎麼想呢？沒什麼特別的……只是高跟和前掌之間按裝了鈕扣似的小銅鈴兒。但是我立刻想到這不能不算特別得出奇的東西！」

「『我，』我說，『雅林佳，我認為就是地在你的腳底下叮叮噹噹地響呢……因為你太和諧了！』她轉動着眼睛，用皮面小祈禱書輕輕敲打小銅鈴兒，小銅鈴兒甚至也笑了起來！……妙極了！……但是我已經到了該走的時候了。我勸我的馬，雅林佳怎樣看我呢……她有點兒悲悽，並且驚訝地問：

「『赫瓦？』（赫瓦是匈牙利語，意思是到那兒去呢）」

「『到前線去，』我說。」

「『不要前線……我們不喜愛前線……』那麼，你聽了她這個話再跟她說什麼呢？她彷彿生了根似的站在原來的地方，她一直釘視我。直到我轉彎時候。」

「喂，小伙子，小伙子，」羅曼譴責地說，「你可不要玩火呀！你還不知道你要掉在陷井裏

了……」

「你跟我講什麼道學呢？」馬科威生氣了。「你跟着我罷，我的保護者！你，赫瑪，以至其餘的人——你們都對我這樣說：你要小心謹慎，到處留神……我不是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子！」

「馬科威，」羅曼沉着地繼續說，「我的歲數比你大一倍，你聽我的話，你終於有一天要感謝我的。難道我，或者鄧尼斯，或者官長們願意咒罵你背責你麼？你看，全連的人都好像爲親子似地爲你發愁！你，確實是個好孩子，你在戰鬥中得到了威望……你比我們許多人更識字。你佩帶起獎章來不是白白佩帶的。但是你還年青，看見什麼都眼饞！」

「那麼，依你說，我的心跟牛蒡草一樣嘍？」

「說到你的心，你的心是年青的，熱烈的，對於一切的人都信任。馬科威，你要好好看住你的心，不要任它放縱。你難道忘記了在布達佩斯我們有多少青年陷入間諜底圈套麼？那兒有多少壞蛋改穿了婦女上衣？他們袖子上纏着臂章，他們也是「反法西斯主義者」，其實他們是別的強國底「子民。」——他們的護照是預先假造的……你想罷，他們爲什麼這樣幹呢？你想罷，這種人能向你打好主意麼？他們只是在等待機會把你一個人請到什麼地方去，用變性醇酒灌醉了，然後用小刀子刺入你的脊背……小伙子，這兒不是你的家，這兒是外國地方……」

「那麼結論是甚至看大姑娘一眼就是犯罪了？跟她開個玩笑也是不許可的了？」

「罪過不罪過是另一件事，俗語說天助自助者。你想想，那些美麗的杜向你戀愛？那是對你的誘惑，馬科威！……她們穿上女鞋招搖過市，從四面八方來包圍你。她們把所有的東西向你炫示：香畫，美酒，細長眉毛的女人……馬科威，挑選罷，玩樂罷，要什麼有什麼！難道這不是陷阱麼？但是你要擺脫那些東西，走上你自己的路子，走到分配你的任務的地方去。你看，馬科威，你的眼前展開了什麼樣的路子！這種路子一旦走上去，可以到達天堂。」

馬科威不自觉地向前方的遼遠的路子看去，那個路子被金色的塵埃包圍着，擁擠着軍隊。那個路子看不見盡頭，看不見邊界……仲延得很遠很遠，仲延到天際，那兒燃着巨大的落日的拱門。果然是一走上那個路子就可以直達天堂麼？

馬科威安靜下來，沉思起來。

「難道我連這個都不知道麼？羅曼。我不是那樣沒心沒肺的人……今天我連一眼都沒看雅林佳！」

布拉然科凶猛地注視着這個青年。

「但是你為什麼跟我一路上總是嘮嘮叨叨地說她呢？」

「因為是有她這麼一個人呀！只是她不在加爾達，却是在卡門登操場上……我見到她是在我往副部去領受勳章的時候。」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啦？」

「今天不知道因為什麼，我回憶起來，她就浮現在我的眼前了。於是我向你談起她來。」

「你真是個怪傢伙，馬科威……你總是這個樣子，就像說夢話似的……你一心想拿你的故事給我作消遣！我告訴你罷，春天在你的身上發生作用哪。」

「那麼沒在你的身上發生作用麼？」

羅曼靜默起來，顯然是要逃避回答。後來他又屈身向着這個青年說：

「既然這樣，那麼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因為找你都累死了。」

「我的馬腿壞了，因為我要給他好好裹起繃帶來，使上士發現不了，也不至當衆出醜。你知道他是什麼脾氣的！……你們也不必找我。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了呢？你們以為我是個不識路的孩子麼？誰也沒有叫你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來找我呀。」

「就是你叫我們去跑，因為怕你受冷！」布拉然科氣憤了。「我們認為也許你在什麼地方呆頭呆腦地吃了榴頭，也許需要我們去援助你……」

「我沒有吃榴頭，」馬科威笑了，「這要請你相信。」

「你雖然沒有吃了榴頭，可是全連的人都眼巴巴地盼望着你，所有的同志們都掛念着你……人們剛一找不着你的時候，大家都急燥地打聽起來：馬科威在哪兒呢？電話員在哪兒呢？立刻去

尋找！別讓他吃了摺頭！怎麼辦呢？全連的人都希望你找出來。」

這個青年夢幻地聽着，他眼睛看着高高燃燒的落日底光耀的大海。

「你缺什麼呢？你受過八年的教育。……我們不過是在教會學校當過幾天小學生……而且你精神旺盛，時機來到，你甚至可以作起官來呢。」

道路吸引了馬科威的注意。道路無盡無休地在移動，顫抖，煙霧迷漫，好像燃燒着。晚霞越發亮了，一片田間湖水好似充滿了鮮血似地那麼紅。線繞在道上的塵埃變成了紅色的暴風雨。遠遠地在地平線上，道路曲折起來，最後在陽光深處消逝了。那兒，在地平線上，在玫瑰色的背景上伸延着的縱隊底側影幾乎變成黑的，好像一條不動的森林地帶了。我們只能推測，在那兒，遠遠地，像這兒一樣，一切都在隆隆地響，向前移動，一切像這兒一樣，迷漫着紅色的暴風雨似的煙塵，這種煙塵像波濤似的慢慢地臥在周圍的田野上。

馬科威用眼睛計算着道路，他向它微笑。

「實際上：只要你一走上這條路，你就能直達天堂！布拉然科，這確實是你說的。」

突然間有人從後邊揮動鞭子打馬科威的馬。馬在馬科威乘騎之下竄跳起來。

「跑啊，別撒尿呀！」這是熟習的聲音。

在騎馬的人們中間出現了哈耶茨基·赫瑪。他渾身塵土，彷彿剛從打穀機裏出來。他流着

汗，——敞開夾克。縫在外衣上的肩章蓋了一厚層灰色的塵土，上士的紅色「小斧頭」幾乎看不出來了。

現在赫瑪當了上士大約已經有一個月了。巴基羅夫被調到團裏去當旗手。因為在維台史海謝格山裏陣亡了幾個旗手。巴基羅夫同其他幾個斯大林格勒老戰士接替了他們。在他的那個連裏就由哈耶茨基接替了他。除去像他似的老練的車夫，除去像他似的布達佩斯戰役的英雄，誰能接替空留下來的這個職務呢？連長委任了他，副政治員瓦朗曹夫知道了這項任命時候說：

「好啊。哈耶茨基，恭賀你！現在你可以施展你的抱負了。」

現在赫瑪正好施展抱負了。他給他那一連爭取到比從前更多的供應品。他是巴基羅夫訓練出來的，他確實貫徹着他的上士的路線，他沒有使馬科威安心。好，他的眼睛是銳利的——他一切都能看出來……馬科威和他的馬並排站着。他向這個電話員說：

「馬科威，我們休息時候，我們一同吃個碗飯罷，但是你的羹匙先稍微休息一下。首先是把你的馬送到獸醫院去。牠癱了！」

「你從哪兒知道的，真是鬼話。難道馬就沒有癱的麼！」馬科威想了一下，開始給自己辯護。

「我給他洗了，我給他綁好繩帶……」

「我知道你是用什麼給牠洗的……用尿！這兒應該用魚油擦洗。現在已經是你學醫的時候。你照我的話辦，然後報告我。」

「是，」電話員低聲說。

「而且立刻就辦……趕快！」

他們默默地走了一陣。赫瑪底壯馬不願汗珠直落，倏忽似地把耳朵豎起來貼近馬科威底馬，用牙向牠咬。

往前遠遠地，在幾乎分辨不清的縱隊前頭部隊的那邊，太陽已下落。肋骨似的雲彩沿着天際燃燒，好似金山一樣。呆立的光輝的山嶺一層層地離得不絕。有一層離得最近，其餘的跟在後邊越排越遠，彷彿要到天涯海角的什麼地方去。太陽就落在這燃燒着的遼闊中的清朗的金色山谷中間。它沒沒在一片紅色的輻射線裏，燃燒着的火遮住了半個天。

羅曼吸起烟來，看看太陽，然後看看同志們。哈耶茨基和馬科威似乎已經忘了他們的嚴厲的談話。他們兩個人肩並肩地走着，目光向着晚霞。

三個人都靜默着，他們被這種明媚的春夕底魔力迷住了。

「太陽落下，」最後赫瑪深思地說。「馬科威，它在什麼地方落呢？」

「在維也納那邊，不，也許……維也納還得往左，布拉提斯拉瓦也得往左。它落在布拉格那

邊，落在金色的布拉格那邊。……」

「爲什麼叫金色的呢？」

電話員沉思起來：果然，爲什麼呢？

「那麼，金色的莫拉維亞人，這種叫法是爲什麼呢？老百姓這樣叫法：金色的莫拉維亞人，金色的布拉格。今天在車站上我治療我的馬時候，兩個捷克人幫助我。他們說，同志先生，趕快，趕快解放金色的布拉格……那兒人人都在期待着你們……」

軍用大車輾輾聲，摩托隆隆聲，馬嘶聲——現在一切的聲響都比白天大了很多。發着清激聲的夕晚的田野彷彿應和了而且加強了進軍底輾輾聲。在草原上，左邊和右邊，到處都是軍隊在行進。今天一切向西的斯洛伐克的道路上都佈滿了灰塵。而且從那兒，從平行的道路上，這個聲音清激的春夕，經過草場，經過湖泊，把一小時之前還聽不見的摩托的音樂送到馬科威底耳膜裏。

這個青年回憶起在提薩某地的秋天的雨霧。漫長的夜，泥濘的黑色的田野……浸在灰白的細雨中的曖昧的指揮官……那兒甚至因爲潮溼而變得沉重的自己的聲音都落在離你幾步的地方……但是現在……周圍的聲音多麼宏亮！春天……對於馬科威似乎是：倘若他現在唱起來，得弄伯河上都能聽見……女郎們從壕堦上可以辨認出來：這是我們的馬科威！他在多爾河上什麼地方唱，那麼在奧里克就能聽見！

這時候，在西面，太陽不倦地抬高它的崇巍的光芒四射的建築物——用擁有塔，教堂，和花園的城市底金色的雲彩建立起來。光輝從這些建築物的內部放射出來，燃燒得十分有力。

「你們看，雲彩裏的城市！」馬科威向着同伴們興奮地大聲說。「看，它是多麼金黃燦爛的！宮殿，塔，花園，都擴展到雲裏……而且在它們中間是波濤，波濤，波濤，好像旗幟一樣，航行，浮動，飛翔。」

這個景象把他們三個人都抓住了。但是他們每個人在這些虛幻的建築物中看到了自己的事物。赫瑪心裏描繪了一個後輪向西立起的巨大的金色燦爛的拖引機。羅曼確信那一定是許多龐大的鍊冶廠，裏邊巨大的鐵砧上放着鐵斧，工人們在鏗打。馬科威堅持他自己的想像：那是個城市。

「喂，你怎麼沒看見呢？那也許是布拉格罷！它也許果真是黃金的？」

在他的睜大的眼睛裏燃燒着遠方天際底虹似的彩色。

「他們在什麼地方期待着我們！」

太陽落了。草原的湖沼朦朧了，而且開始變成黑色的，儼如烤糊了的，灰白縐子似的薄而透明的霧在峽谷和傾斜的狹路上浮流着，在鼯鼠作為地下住家的密密散佈着的小丘上浮流着。巖縫後邊有人快樂地招呼同伴們往上面看：在部隊上面，在北邊，鵝高高地飛着。

「看，多麼有紀律地飛着，」赫瑪看出來，昂着頭說。「它們甚至也遵守着相當的間隔！」